



月牙泉畔

□ 田建中

沐浴的乐园。”

我笑着,抬手擦去额角沁出的细汗,举起胸前的相机。从取景框里望出去,那山、那泉、那树,还有身边已然长大的儿子专注记录的身影,都笼在一层金辉里。我轻轻按下快门,心里想着,这“咔嚓”一声,收进去的,不单是这天地间的奇景,更是此刻满溢心头的欣慰、温柔与难得的团圆之意。孩子离家求学,这样的相伴出游,于我们而言,已是愈发珍贵的时光。

既然到了鸣沙山,不听听它的“鸣唱”,总是憾事。我们脱了鞋袜,赤了脚,去亲近这沙。沙粒极细,带着日头落下后还未散尽的余温,熨帖地摩挲着脚底,一种微痒而舒畅的感觉,立刻从脚心传遍了全身。儿子年轻,脚力健,几步就冲到了前头,又回头笑着等我们。踩在沙上,软软的,陷下去一个小小的窝,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竟是一种久违了的、无拘无束的快乐。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向着山脊攀去。爬山是费力的,进一步,往往要滑下几步,但谁也不觉得累。愈往上,风愈大些,带着清冽的沙土气息。登顶的那一刻,眼前真是豁然开朗了!目之所及,是无垠的沙的海洋,一层层柔和的波纹,是风这位无形雕塑家留下的杰作。而那湾月牙泉,便成了这金色海

洋中最璀璨的碧色宝石,静静地,像一只含情脉脉的眸子,望着岁月长河里的沧桑变迁。儿子张开双臂,迎着风,深深吸了口气,背影里是青年人特有的、对广阔世界的向往。天地浩大,此刻站在这沙山之巅,我们感受着这大自然神奇造化所带来的旷神怡与自由洒脱。

若要更深入地体会这大漠的脉动,便不能不提沙海的舟楫——骆驼了。那些高大的生灵,披着棕黄的毛,眼神温顺。儿子饶有兴趣地观察着,还跟牵驼人聊了几句骆驼的习性。驼队缓缓前行,颈下的铜铃“叮当、叮当”,响得慢条斯理,与这大漠的节奏竟是那般契合。

坐在两个驼峰之间,随着它沉稳的步伐一摇一晃,看着它宽厚的蹄掌在流沙中踏出深深的印痕,心中忽然生出许多感慨。这“沙漠之舟”,千百年来,就是这样负重前行,驮着丝绸、瓷器、信仰与文明,一步步走过死亡的瀚海,成为人类走向更远地方的忠实伙伴。它不言不语,却承载了太多的故事。它走得慢,却一步一个脚印,无比坚实。我回头看看儿子,他正举着手机,认真地拍摄着驼队前行的画面,或许这景象,也会成为他未来行走世界时的一份独特记忆。这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启示?

在这广漠中,沉稳的骆驼给予行人的,不仅是一段路程的承载,更是一种“走下去”的信念。

当夕阳的最后一抹金辉恋恋不舍地从沙山顶上褪去,夜幕便像一块深蓝色的巨大丝绒,轻轻笼罩下来。而一场别开生面的星空演唱活动,就在这沙海之中拉开了帷幕。古老的月牙泉,成了最奇幻、最瑰丽的舞台背景。歌声在空旷的天地间回荡,空灵而富有力量。我们挨着坐在温热的沙子上,禁不住跟着那节奏轻轻摇摆,享受这样一个两代人共处的温馨之晚。

夕阳的余晖早已散尽,夜凉渐生,但那份由星空、音乐和家人共同酿造的甜蜜,却在胸臆间愈发浓烈。四周是游人的笑语,远处仍有点点灯火与歌声,晚风轻柔地吹着。我们并肩坐着,只是坐着,便觉无比的安宁、团圆。这山湖静好,岁月温良的时刻,叫人心底不由得生出满满的感恩。是啊,世间最美的风景,究竟是什么?或许,并非那奇崛的山川,也非那浩荡的湖海,而正是像此刻,孩子长大了,还能陪在身边,一起被这天地间的温柔静静包裹,慢慢地、细细地品享这份悠然、踏实与安康静好。

那半弯天上的月,终是落在了人间,成了沙漠里一眼不涸的泉,也映照着一份历经岁月而愈发清澈的温情。

1990年我刚结婚时,我们家种着几十亩庄稼,有个菜园子,园子里种着各种果树,还养着牛、喂着猪、鸡和狗。

大人们每天忙着侍弄庄稼、忙活着家务,孩子们上学,家里永远都是说话声、笑声、碗筷的碰撞声,以及牛、猪、鸡、狗的嘈杂声,把小小的简陋院落填补得一点儿缝隙也不剩。

原以为一家人在一起,日子就会这样平淡、快乐地过着。没想到2005年丈夫意外发生车祸失去了半条腿。为了不让家里的经济状况陷入困境,我也慢慢走出家门走上了打工之路。

再后来,孩子们也一个个上学、工作,像鸟儿一样飞离了老家。勤劳善良的老公公也因病离开了这个家,而安上了假肢、行动方便了的丈夫,便又开始去附近帮亲戚们看工地,家里就剩下了婆婆一个人。

这些年来,婆婆不但守着这个家,还一直给我们照看菜园子。

菜园子就在我们房子外头,不大,却被婆婆收拾得齐齐整整。畦是畦,垄是垄,没有一根多余的杂草。除了冬天天地封冻,一年春、夏、秋三季,菜园子里总是有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后来,家里也装上了摄像头。我们这些不在家的人,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总要点开看看婆婆在干什么。

一会儿在擦玻璃上的灰尘,一会儿又拿扫把扫院子,一会儿又提着小水桶去浇菜苗苗……屏幕那头的婆婆,每天都像是有忙不完的活。

门口的花儿开了一拨又一拨,菜园子里的菜吃了一茬又一茬。婆婆在菜园子里栽苗、锄草、捉虫、施肥、打杈,总是有着干不完的活。

她的动作不疾不徐,带着一种老辈人特有的、与土地打交道的耐心和沉稳。

这园子里的每一片绿,每一粒果实,都是她用时光和汗水精心侍弄出来的。

春天,菜园子最早冒头的是韭菜、小葱。接着,菠菜、小油菜也绿茵茵地出来了;接着夏天来了,菜园子开始了最热闹的时候:黄瓜顶着黄花,豆角架扯起了藤蔓,西红柿由青转红,像挂起了一盏盏小灯笼;芫荽散发着独特的香味,茄子紫莹莹的,辣椒红的绿的……等到园子里的桃子、杏子,李子都熟了,婆婆便送给左邻右舍和亲戚,大家吃了都说好吃。

到了秋天,大白菜开始包心,萝卜半截身子埋在土里,露出青白的头,胡萝卜的秧子碧绿茂盛,遮盖住了大片的土地。田埂上站着一排排结着玉米的玉米秆,上

菜园子

□ 李文丽

面缠绕着开得正艳的牵牛花。婆婆侍弄着这些蔬菜,像侍弄儿孙一样的精心。

逢年过节我们回家,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园子里的一片蓬勃。饭桌上,永远是园子里现摘的菜。清炒的油菜碧绿,凉拌的黄瓜爽脆,西红柿炒鸡蛋、辣椒拌豆角,那鲜香汤汁儿能拌两大碗干面。冬天的饭桌上,总有婆婆做的脆脆的萝卜干、糖醋蒜、脆黄瓜、酸白菜和泡椒,以及罐头瓶子里装着的辣椒酱。

我们吃得越香,婆婆就越高兴。只是,看她那粗糙的双手,弯曲的腰身,越来越不太灵便的腿脚,便劝她不要太过操劳,少种点菜,多出去转转多休养休养。

婆婆说:“土地就是长东西的,让它闲着就会长草,还不如让它长点有用的东西出来。人也是一样的,忙起来心里头才踏实。再说了,种这点菜也不费劲。”

我去园子里摘菜,指尖触到那湿润的泥土和清凉的叶片,心里便感到一种异常的亲切。这菜园子早已不单是几畦菜,它是婆婆的岁月,是她对儿孙们扯不断的牵挂。

婆婆用瘦弱的肩膀,为我们撑起这一小片丰衣足食的天地,我们在外头奔波,尝遍了各式各样的饭菜,却总觉得,那一盘青菜也比不上婆婆菜园子里那些太阳味儿十足的时令蔬菜。

在我们这个家里,因了婆婆的守候,无论我们走得多远,心里总有一条温暖、柔软的情感纽带牵连着。

站在长城脚下

□ 张连菊

站在长城脚下
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听猎猎的北风说着的话
听细细的秋雨说着的话
听嘶哑的二胡说着的话
听小野花和小麻雀说着的话

故事绕啊绕
绕不开厚重的家国情怀
草丛绿呀绿
向着戈壁大漠扎根突围

站在长城脚下
觉得自己特别富足
有边塞诗昂扬的血脉
有坚守和平的信仰
有寸寸山河寸寸热血的豪情

如今,长城内外都是我的家
明月还认得那阑荒芜吗?
但见朝阳把头又抬高了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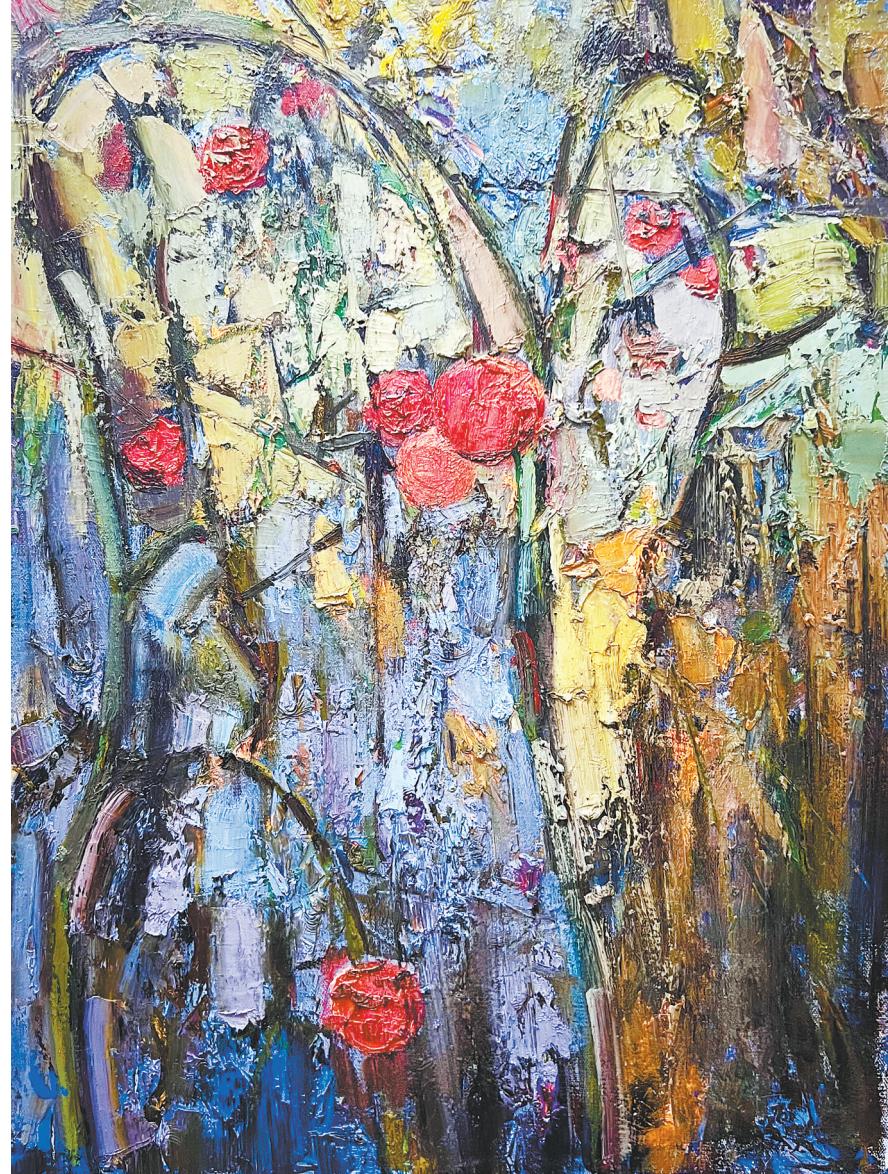
风衔着雪的气息(外一首)

□ 翼华

不融的雪山
是一部巨大的空调
风衔着雪的气息
吹动蒲扇似的草叶
天空有一团云
就有雨水
躺在凉爽的草地
仰望天空的鹰
像一叶小舟
在蓝蓝的海水上漂浮
不再燥热的心
像一泓沉静的海水
或者像一朵风中的格桑花
在风中摇曳

傍晚

草原的傍晚是恬静的
金黄的晖光笼罩着帐篷
白的羊群和黑的牦牛
像两片分明的湖泊
飘在草尖
两只撒欢的牛犊
招惹着不理不睬的藏獒
晚归的红腹红尾鸽
落在我的肩头
好像闻了闻我的气味
又扑棱着翅膀飞走了
噢!我不是牧羊人
只是依恋草原的过客



百花

第3355期

霜树繁繁

[油画]

王宛宁 作

山乡银杏黄

□ 唐筱毅

摸,细腻得像母亲纳鞋底的细布。

村东头的那几棵树最老,树干上全是裂纹,有的地方还长了青苔,可枝丫上的叶子照样旺得很。听村里的老人说,这些树还是小树苗的时候,山这边还没有人家呢。

田埂边的银杏就随意多了,歪着身子站在那儿,枝丫伸到稻田里,像是在和稻穗说悄悄话。稻子已经黄了,和银杏的金黄连在一起。农人们扛着锄头从树下走过时,叶子的影子就落在田埂上,在地里织出晃悠悠的光斑,走过去时,光斑就在衣角边追着跑。

这是树啊,分明像披了黄金甲的士兵,站得整整齐齐,却又透着一股野趣。叶片厚实,颜色浓,不是那种浅黄,像是把太阳光揉碎了染上去的,连叶边的纹路都闪着光。风一吹,满树叶子沙沙响,像谁在低声轻语,偶尔有几片落下来,打着旋儿飘到脚边,捡起来摸一摸,细腻得像母亲纳鞋底的细布。

或者把叶子铺在地上拼图案,笑声惊飞了树上的小麻雀。

母亲也爱这银杏。她会捡些完整的叶子回家,夹在旧书本里。还会摘些银杏果,洗干净了煮在粥里,味道有点苦,却越嚼越香。

小时候我总跟着她在树下捡叶子,她的手拂过落叶时,会告诉我哪棵树结的果子最饱满,哪片叶子的纹路最清晰。那些日子,连风里都裹着银杏和粥的香气。

风又起了,满树金黄晃动。落叶像雪,慢慢铺在地上,踩上去软软的,发出咯吱的声响。远处传来游客的笑闹声,还有农人们的吆喝声,都被这银杏的光裹着,暖融融的。

这山乡的银杏啊,哪里只是风景。它是阳光的颜色,是母亲的味道,是岁月留在山里的印记。站在树下,看叶子飘,听风声,连时光都慢了下来,把最暖的秋意,都藏在了这满树金黄里。

漫笔甘谷美食

□ 犀 芜

二十多年了,我似乎始终没能读懂甘谷,就像我没能读懂无论寒暑都要面对一碗浆水。

春夏秋冬,无论何时抵达,尽管车马劳顿,但是一碗浆水,真能洗去一路的疲惫。

秦岭以西鸟鞘岭以东的关中陇东一带,浆水是老百姓每天必不可少的饭食之一,而这些年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夕阳西下,炝浆水的“滋啦”声,便从各家各户、各条巷子里此起彼伏传出来,百家同菜,十里一浆水。一盆清汤汤的浆水,经葱姜蒜在油锅里点炮,浆水里的清香和醇绵一下被激活……我们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正是用各种普普通通的食物,进行着一次次的风味聚合裂变,那弥漫在大街小巷里的清香,抚慰着每一颗劳顿的心。

吃浆水面少不了辣椒,而甘谷人对辣椒的喜爱更是到了极致,一日三餐,无辣不菜。炒菜时红辣椒丝炝锅,临出锅时还要放点绿辣椒。一桌子菜,无论做多少,盘盘有辣椒。吃浆水面时,调上红红的油泼辣子,再炒一盘辣椒。有时把辣椒切成很细的丝丝,拌凉菜和做汤时调个花花。这里的人们把辣椒融入日常,更融入了灵魂。

嘴里的辣味久久不散,那就来一杯罐罐茶换个口味。守着火炉,用一个小茶罐罐熬茶,茶罐小到喝三四口水就没了,这正是其中的奥妙。那种很苦的茶,放半把就几乎塞满了罐罐,然后加满水煮,不到三分钟水就开了,茶叶里的精华尽融水里。春夏秋冬,无论何时抵达,尽管车马劳顿,但是一碗浆水,真能洗去一路的疲惫。罐罐茶就着馍馍吃就是一顿不错的早餐。馍馍还是那么瓷实,泡到汤里沉沉的,不会像稀饭般散开。蒸馍馍时却希望裂得像花一样,寓意日子越来越好,连馒头都咧开嘴笑。而酥圈圈则是入口即化,酥麻香甜。做酥圈圈时,面粉里要掺入猪油、植物油、花椒、碱面、鸡蛋、食盐等,接着就不停地揉搓和醒发,直至各种分子互相融合,融为一体。烧烤的方式也十分讲究,要掌握好火候,外脆里酥、通体金黄、香脆可口。相传,酥圈圈的创始人是清朝一个叫王明玖的甘谷人,久而久之,人们把他叫成了王月亮,增添了几分诗意。试想,皓月当空的夜晚,一个叫王月亮的人挽起袖子在做面点,已经烧烤好了的酥圈圈码了一摞摞,是天上的月牙勾住了人间的酥圈圈,还是地上的酥圈圈套住了当空的圆月亮,这一切浪漫都被揉进了面点里……